

新世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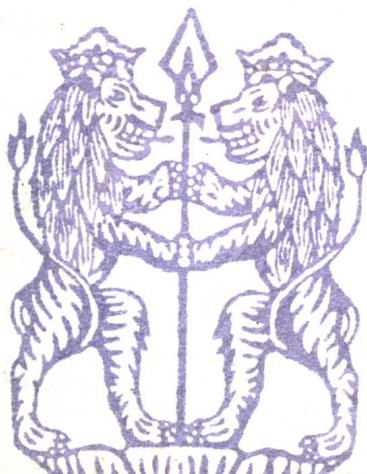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杨柳风

格雷厄姆著 杨静远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杨柳风

肯尼思·格雷厄姆 著 杨静远 译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柳风/ (英) 格雷厄姆 (Grahame, K.) 著; 杨静远译.-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7.3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外国文化书系)
书名原文: The Wind in The Willows
ISBN 7-5382-4784-X

I. 杨… II. ①格… ②杨… III. 童话-英国 IV.
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70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果	于金兰
学术指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苹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学术策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		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		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		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					
责 任 编 辑	王越男					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					
封 面 设 计	陶雪华		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		
版 次	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75					
字 数	130 千字 插页 1					
印 数	1—10,000 册					
定 价	7.20 元					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小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绹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独具一格的动物童话

——《杨柳风》

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蜡像馆的一间虚幻文学厅里，陈列着一组四只可爱的小动物塑像——鼯鼠、河鼠、蟾蜍和獾。他们是童话《杨柳风》的四位主人公。和他们作伴的，有宝岛的孩子们，小姑娘阿丽思和扑克牌公爵夫人，彼得·潘和凶恶的海盗胡克，兔子彼得等著名童话人物。由此可以看到，英国儿童文学中一些传世名篇，都出自苏格兰作家之手：刘易斯·卡罗尔（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，1865），罗伯特·史蒂文生（《宝岛》，1883），詹姆斯·巴里（《彼得·潘》，1904），肯尼思·格雷厄姆（《杨柳风》，1904），也许还可以加上柯南·道尔（《福尔摩斯侦探案》，1891）。这是否与苏格兰人富于想象童心永驻的性格有关？

近年，一种颇为一致的意见认为，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大战前夕的数十年，是英国儿童文学百花争妍的黄金时代。它以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（1865）始，以《杨柳风》终。这个估计，很可以说明《杨柳风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故事虽不离奇但很有趣。在风光旖旎的泰晤士河畔，住着四个要好的朋友——憨厚的鼯鼠、机灵的河鼠、狂妄自大的蟾蜍、老成持重的獾。他们竟日游山逛水，尽享大自然的慷慨恩赐。财大气粗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蟾蜍，迷上了开汽车，车祸不断，受到朋友们的责难和管束。一次，他偷了一辆汽车，被捕入狱，在狱卒女儿的帮助下，化装成洗衣妇逃出监狱，历经险情和磨难，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，夺回了被野林动物侵占的庄园，并从此改邪归正。

和《阿丽思》相仿，《杨柳风》最初也是一个大人为一个孩子在游戏中编造的故事，一部无心插柳的杰作。作者肯尼思·格雷厄姆1859年生于爱丁堡，5岁丧母，9岁随父迁至伦敦以西的伯克郡。在泰晤士河畔库克安沙丘度过的如梦的童年，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。成年后，供职于伦敦的英国银行，并在业余从事文学活动，写散文、小说，参与莎士比亚、雪莱、济慈等协会的工作。他广交当时云集伦敦的文化界名流，如学者福尼沃尔，出版家威廉·亨莱，作家王尔德、威尔斯、肖伯纳、亨利·詹姆斯，斯蒂芬·克莱恩，诗人丁尼生、勃朗宁、叶芝，画家毕尔德斯利等，生活在浓郁而高雅的文化氛围里。但大都会的繁华，待遇优厚的高级职员生活，从来没有冲淡他对宁静的田园的眷恋，一有机会就远离尘嚣，重返乡土。他结婚时年已四十，有一子，大名阿拉斯泰尔，小名“耗子”。迟来的父爱，使他把儿子视作心灵的知己。从孩子4岁起，每晚他必为孩子讲一小段动物故事，让孩子带着甜美的幻想入梦。最初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蟾蜍。一天，他在野外捉到一只鼯鼠，带回家来，留着等孩子睡醒后送给他做礼物。不料老年弱视的女仆把它错当成老鼠打死了。女仆伤心之余，劝主人用故事的形式给孩子创造一只永远不死的活生生的鼯鼠，伴随孩子一同长大。于是故事里又多了一只鼯鼠，后来又添了两名成员：河鼠和獾。日复一日，孩子听得入了迷，父亲讲得上了瘾。在孩子去海滨度假时，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，父亲连续给他写信，接茬讲蟾蜍的历险故事。这些信，后来成了《杨柳风》的蓝本，格雷厄姆死后，他的妻子在《〈杨柳风〉最初的私语》一书里将它们全文印出，于1940年出版。

早在《杨柳风》之前，格雷厄姆已出过几本散文集和小说，享誉大西洋两岸。美国一出版者鉴于他的《异教杂文》(1893)、《黄金时代》(1895)、《女首领》(1898)和《梦幻岁月》(1898)等书在美国备受读者欢迎，特约他写续篇，于是在辍笔十年后，他写了童话《杨柳风》。这本书完全撇开过去以写儿童生活为主的家庭故事，转而写拟人化的动物故

事,令出版者感到失望,未接受出版。等到《杨柳风》在英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后,这位美国出版者追悔莫及。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,原也是格雷厄姆作品的热心读者,听说他新出的是一本说人话的动物幻想故事,便不屑一读,因为他认为,把动物和人混淆起来,既是糟糕的文学作品,也是糟糕的科学作品。但一次他偶然听见夫人给孩子们朗读这书,立刻被吸引住了,拿过来连读了三遍。他给格雷厄姆写信盛赞这书,说其中的“人物”成了他全家最好的朋友,并且为他的儿女寄去二册,请作者签名。

格雷厄姆在用故事哄幼小的儿子时,并无出书的打算。等到他认真动起笔来,那抑制不住汹涌澎湃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,使他由慈父一变而为严肃的作家。简单的口述故事,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文学作品——动物小说。

虽然他曾矢口否认这本童话包含有任何题外的命意,“不涉及任何问题,没有性爱,不存在额外的涵意”,但论者认为,它内在地体现和发挥了与他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的有关世界、人生、社会、儿童教育、文学创作等等的见解,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反思。作者运用了复杂的文艺工具,创造出一个多层的构件。剥开来看,它像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球。最表层是《奥德赛》或《吉尔·布拉斯》式的流浪汉历险故事;往里,可以看到生动的人物性格刻画,机敏的戏剧性对话,如诗如画的风物描绘;最里层,可以隐隐触摸到涉及人与大自然、人与动物、人与社会之间多重关系的哲理思辨。因而它能满足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审美需求,成为一本读者面很广的小说。

书中的主人公,四个拟人化的动物,其拟人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一些动物童话。他们虽多少也具有各自的动物特性,但更多地是具有人的性格特色。他们其实是世纪之交的英国乡绅阶层人物,从较贫寒的鼯鼠到富甲一方的蟾蜍,而且全都是“快乐的单身汉”,组成一个“独身者俱乐部”。故事里虽也有人,但和以人为主角的《阿丽思》不同,他们都是配角,多半是讽刺的对象。不过,故事表面上是写动物,实际上还是

写人。作者赋与动物以人的本色,使他们按照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交谈和活动,想象力比其他动物童话更大胆。例如,女作家比特丽克斯·波特的兔子彼得偷的是蔬菜,而蟾蜍偷的是汽车。但《杨柳风》又绝不同于以明显的社会讽喻为目的的《伊索寓言》或《拉封丹寓言》,它的动物不是概念化的,而是有血肉有思想感情的人性化(anthropomorphized)动物,形象丰满而有立体感,因而故事更具声色和可读性。这一切,使得《杨柳风》超越了动物童话的局限,成为独具一格的“动物小说”。

《杨柳风》虽然没有一些早期儿童文学中可厌的说教气,但也离不开作者本人的价值观,简言之,也就是维多利亚晚期英国中产阶级传统的道德观念。有些论者认为,作者在艺术上是创新的,在政治上是保守的。四只动物都是拥有资财生活稳定的乡村有产者,他们无需靠劳动谋生,整日过着悠闲自在的游乐生活。浅表的道德主题很简单——动物间真挚无私的互助友爱。狂妄的蟾蜍因目无法纪闯了大祸,得到三位朋友的关怀和竭诚相助,终于浪子回头,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乡绅。另一个插曲——河鼠和鼯鼠劳碌奔波为老水獭找回了失去的孩子,却不事声张地悄悄离去,表现了乐于助人不图感恩的高尚品德。然而更深一层,还可以看到一个潜在的更大的主题:大自然与生灵万物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。

比起人类,动物更接近大自然。过度的文明,使人类疏离了大自然,感觉变得迟钝。而动物则保持着对大自然的高度感应,捕捉到她的细微信息,顺应她无处不在的“召唤”。河水涨落,草木枯荣,候鸟南飞,小兽冬眠,万物被春的气息唤醒。书中对动物的生活虽作了非常写实的描述,但间或却涂染了一层淡淡的神秘色调,透露出一种宗教气息。但不是基督教,而是自然神教。作者的异教思想,特别明显地表现在“黎明前的吹笛人”一章。那个长着弯弯的犄角、多毛的臂和蹄子的“吹笛人”,也就是“潘神”,即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山林牧场之神。作者把他描绘成弱小动物的保护神,仁爱的自然神祇的喻象。这一章大概

是要说明,动物(包括人)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,才能避开烦扰,获得身心的安宁。在“獾先生”一章里,作者借老獾的口,对动物生存的永恒性和人类建树的短暂性,作了一番颇具哲理的慨叹。在獾居住的野林深处,人类来过又离去了,留下一座古城废墟,而獾们却始终留下,繁衍生息,长住不走。

在格雷厄姆生活的时代,西方工业化的进展还没有达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程度,因而没有引起人类对保护地球环境的危机感和关注。因此我们不能说,这本童话具有当代绿色和平主义的超前意识。但英国人惯有的那种对大自然的酷爱,对野生动植物的钟情,如一根红线贯穿全书。当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在大地上几近绝迹的今天,读着这书,不由得使我们感到,它在向我们倾诉一种朦胧、素朴、不自觉的环保呼声,不是用枯燥的数字,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,用一颗爱心和真情。

也有人认为,作者还借书中动物的矛盾冲突,表白他本人内心的矛盾冲突。蟾蜍热中于冒险闯荡,却被三个朋友拉回循规蹈矩的乡绅生活;河鼠被海鼠的故事激起狂热的航海梦,但最终还是在鼹鼠的规劝下厮守着它熟悉的河;鼹鼠在广阔天地里备尝自由遨游的甜头,但依旧深深眷恋自己那封闭安适的地下小巢——这一切似乎意味着,作者在人生道路上也面临着安全与冒险之间的抉择,力求取得二者的平衡。这安全,是否指他稳定但乏味的职业?这冒险,是否指他心向往之但有风险的文学创作?(曾有朋友劝他辞去公职,专事创作,他拒绝了。)这只能是一种推测。他曾多次游历意大利等南欧国家,在海鼠和河鼠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,他比较了南国民性的奔放不羁和英国民性的严谨本分。他虽不明表二者的优劣,但骨子里终究是一位英国绅士。

《杨柳风》虽属童话类别,但公认为艺术造诣很高的散文精品。作者对文字十分讲究。它的文体,比一般儿童文学“密度”(density)大,变化多。有快速的戏剧性叙事,有徐缓的诗意的抒情写景,有机智俏皮的对话,有讽刺幽默,有鲜明的性格刻画,既有文人腔的高雅,又有民间口

语的俚俗和儿语的稚气，既有严谨的语法，也有故意打破语法规范的游戏文字，例如长达两行的食品名称，竟不加一个标点符号。他的作品少而精，从《梦幻岁月》到《杨柳风》，相隔十年，而在《杨柳风》出版直到1932年逝世，他不再有只字问世。人们赞赏他文笔轻松优雅，他说，读来轻松，写来未必轻松，越轻松的文字越需要殚思极虑。在一个主要靠眼而不是靠耳来阅读的时代，他是少数几个为作品的可颂读性而写的作家，致力于创造一种富于乐感朗朗上口的优美散文。他曾说：“我写下的每一行都要耗去我大量的生命。”写作对他是苦事，虽说是种“愉快的痛苦”。无怪到了晚年，他宁愿遨游于山林水泽，而不愿蛰居斗室伏案苦思。另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可能是，爱子的不幸夭亡，使他心灰意冷，失去了创作的意兴。

作者的另一特点是观察力强，对时间和空间有高度的敏感和细腻的感受。他笔下的动物和静物都是活的，他对它们倾注着深切的爱心。写景并不单是烘托情节的背景。田野、河流、树林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实体。汨汨东流的泰晤士河，是一只躯体庞大蜿蜒闪亮的动物，或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说书人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说个没完的故事，直到最后一股脑倾泄给听个没够的大海。四时的更迭，物候的变迁，强烈地反映在动物身心的变化上。作者不仅写景细腻，对室内环境也观察入微，津津乐道。四只动物的家屋，依资财的高下而异：蟾岩气派豪华，獾的地下居室古朴坚实，河鼠的岸边洞穴小巧舒适，鼯鼠居简单实用。屋内陈设，一应用品，无不细细道来，历历在目，十足一幅英国乡绅丰足恬静生活的风俗画，耐人咀嚼。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有一段形容狄更斯作品的话：“一幅英国乡村生活的全景图跃然纸上，一个充斥着18世纪情调和乡土风味的英国，活生生地再现了英国人朴实无华的享乐，孩童般的欢愉：壁炉里熊熊的火焰，雪地里的滑行，一顿美餐，简单而又有点荒谬的谈情说爱。”除了最后一句，这话对《杨柳风》也大体适用。

格雷厄姆笔下的四只动物是那样的鲜明生动，引得一些插图画家跃跃欲试。最早的插图版大概是1931年由谢帕德(E. H. Shepard)绘

的。他访问了作者,并专门到他住过的泰晤士河畔作过实地考察。后来还有 Parish 和 Rackham 的插图。译者手头的版本是美国 Banfame 1982 年版,附有非常精美的传神的炭笔画插图多幅,为莱斯·莫里尔 (Les Morrill) 所绘。早在作者在世时,《杨柳风》就被改编为剧本上演,名《蟾岩的蟾蜍》,改编者 A. A. 米尔恩。后又多次被改编,电视剧有人演的,也有木偶戏。著名的蟾蜍还上了狄斯尼的动画,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格雷厄姆把《杨柳风》作为对儿童的赠礼,不是偶然的。他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有一贯的见地。他认为,现代的少儿教育过于偏重理性、科学、实用,缺乏想象力的培育和启迪。他曾对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说过一番话,大意是: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世界的奇妙 (wonderment)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种奇妙感便消失了。成年人的世界是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,只有孩子,才是在一个令人厌倦的世界里唯一真正活着的人。他要使孩子意识到这种奇妙的可贵,激发他们的想象力,使他们与大自然认同,感受到自然和家庭的温暖。孩子的精神处于紧张和压力之下时,需要保有一个心中的“秘密花园”。通过密切接触自然、有趣的历险和激动人心的书,孩子的想象力能获得营养,成年后足以抵御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平淡刻板和物欲野心的侵袭,可以随时回到那个单独的精神世界,去获得心灵的复苏。缺乏这种心灵复苏能力的成年人,是一个灵魂渺小的庸人。格雷厄姆的这种看法,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观念。在 20 世纪初,家长、老师们都认定,必须引导孩子进入一个现实的、理性的世界,童话、神话等非现实的谎言使孩子误入迷途,想象文学导致有害的白日梦。一些现实主义作者也持同样观点,如德莱塞曾说,给小女孩玩玩具熊,会扭曲她天然的母性。但另一些作家则主张,应对儿童施以创造性的教育,而不是传统的教化,使他们少受日常现实、清规戒律、宗教观念的束缚。史蒂文生、德拉马尔、巴里、马克·吐温、吉卜林、波特等也都强调探险、幻想、纯想象的愉悦作

用,否认幻想对孩子心智的危害。但格雷厄姆则进一步阐明,大自然、梦幻、往事回忆,如同美食和睡眠之于身体健康,只会强化孩子们心智,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必不可少的良性作用。反之,剥夺孩子接触幻想文学的机会,才真正对他们有害。这是格雷厄姆对儿童文学独有的见地,也是他独有的贡献。

为翻译此书,译者得到美国 Virginia Tierney 女士惠赠的原文书一册。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文字上的疑难问题,也得到女士及其夫君 Krishnan Vankatash 先生大力帮助解决,特致谢忱。

杨静远

1994 年 6 月初稿

1996 年 7 月完稿

目 录

独具一格的动物童话——《杨柳风》

一 河岸	1
二 大路	14
三 野林	27
四 獾先生	39
五 重返家园	52
六 蟾蜍先生	68
七 黎明前的笛声	81
八 蟾蜍历险记	92
九 天涯旅人	105
十 蟾蜍历险续记	122
十一 蟾蜍泪下如雨	139
十二 荣归故里	155
附录 周作人谈《杨柳风》	168

一 河岸

整个上午，鼯鼠都在勤奋地干活，为他小小的家屋作春季大扫除。先用扫帚扫，再用掸子掸，然后登上梯子、椅子什么的，拿着刷子，提着灰浆桶，刷墙，直干到灰尘呛了嗓子，迷了眼，全身乌黑的毛皮溅满了白灰浆，腰也酸了，臂也痛了。春天的气息，在他头上的天空里吹拂，在他脚下的泥土里游动，在他四周围飘荡。春天那奇妙的追求、渴望的精神，甚至钻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。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下一扔，嚷道：“烦死人了！”“去它的！”“什么春季大扫除，见它的鬼去吧！”连大衣也没顾上穿，就冲出家门了。上面有种力量在急切地召唤他，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。这地道，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，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的。鼯鼠又掏又挠，又爬又挤，又挤又爬又挠又掏，小爪子忙个不停，嘴里还不住地念念叨叨，“咱们上去啰！咱们上去啰！”末了，噗的一声，他的鼻尖钻出了地面，伸到了阳光里，跟着，身子就在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滚来。“太棒了！”他自言自语说。“可比刷墙有意思！”太阳晒在他的毛皮上，暖烘烘的，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。在洞穴里蛰居了那么久，听觉都变得迟钝了，连小鸟儿欢快的鸣唱，听起来都跟大声喊叫一样。生活的欢乐，春天的愉悦，又加上免了大扫除的麻烦，他乐得纵身一跳，腾起四脚向前奔跑，横穿草坪，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。

“站住！”篱笆豁口处，一只老兔子喝道。“通过私人道路，得

交六便士！”鼯鼠很不耐烦，态度傲慢，根本没把老兔子放在眼里，一时倒把老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鼯鼠顺着篱笆一溜小跑，一边还逗弄着别的兔子，他们一个个从洞口探头窥看，想知道外面到底吵些什么。“蠢货！蠢货！”他嘲笑说，不等他们想出一句解气的话来回敬他，就一溜烟跑得没影儿了。这一来，兔子们七嘴八舌互相埋怨起来。“瞧你多蠢，干吗不对他说……”“哼，那你干吗不说……”“你该警告他……”诸如此类，照例总是这一套。当然啰，照例总是——太晚啦。

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。他跑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坪，沿着矮树篱，穿过灌木丛，匆匆地游逛。处处都看到鸟儿做窝筑巢，花儿含苞待放，叶儿挤挤攘攘——万物都显得快乐，忙碌，奋进。他听不到良心在耳边嘀咕“刷墙！”只觉得，在一大群忙忙碌碌的公民当中，做一只唯一的懒狗，是多么惬意。看来，过休假日最舒心的方面，还不是自己得到休憩，而是看到别人都在忙着干活。

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忽然来到一条水流丰盈的大河边，他觉得真是快乐绝顶了。他这辈子还从没见过一条河哩。这只光光滑滑、蜿蜒蜿蜒、身躯庞大的动物，不停地追逐，轻轻地欢笑。它每抓住什么，就格格低笑，把它们扔掉时，又哈哈大笑，转过来又扑向新的玩伴。它们挣扎着甩开了它，可到底还是被它逮住，抓牢了。它浑身颤动，晶光闪闪，沸沸扬扬，吐着旋涡，



冒着泡沫，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。这景象，简直把鼯鼠看呆了，他心驰神迷，像着了魔似的。他沿着河边，迈着小碎步跑，像个小娃娃紧跟在大人身边，听他讲惊险故事，听得入了迷似的。他终于跑累了，在岸边坐了下来。可那河还是一个劲儿向他娓娓而谈，它讲的是世间最好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发自地心深处，一路讲下去，最终要向那听个没够的大海倾诉。

他坐在草地上，朝着河那边张望时，忽见对岸有个黑黑的洞口，恰好在水面上边。他梦悠悠地想，要是一只动物要求不过奢，只想有一处小巧玲珑的河边住宅，涨潮时淹不着，又远离尘嚣，这个住所倒是满舒适的。他正呆呆地凝望，忽觉得，那洞穴的中央有个亮晶晶的小东西一闪，忽隐忽现，像一颗小星星。不过，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，不会是星星。要说是萤火虫嘛，又显得太亮，也太小。望着望着，那个亮东西竟冲他眨巴了一下，可见那是一只眼睛。接着，围着那只眼睛，渐渐显出一张小脸，恰像一幅画，嵌在画框里。

一张棕色的小脸，腮边有两撇胡髭。

一张神情严肃的圆脸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就是一开始引起他注意的那种光。

一对精巧的小耳朵，一头丝一般浓密的毛发。

那是河鼠！

随后，两只动物面对面站着，谨慎地互相打量。

“嗨，鼯鼠！”河鼠招呼道。

“嗨，河鼠！”鼯鼠答道。

“你愿意过这边来吗？”河鼠问。

“噢，说说倒容易，”鼯鼠没好气地说，因为他是初次见识一条河，还不熟悉水上的生活习惯。

河鼠二话没说，弯腰解开一根绳子，拽拢来，然后轻轻地跨进鼯鼠原先没注意到的一只小船。那小船外面漆成蓝色，里面